



羅隱集繫年校箋

下

Emendation and annotation for all works of Luoyin

李定廣 繫年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羅隱集繫年校箋

下

Emendation and annotation for all works of Luoyin

李定廣 繫年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讒
書
五
卷

讒書自序(一)(二)

讒書者何？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^(一)。生少時自道有言語^(二)，及來京師七年，寒餓相接，殆不似尋常人^(四)。丁亥年春正月^(五)，取其所爲書詆之曰：「他人用是以爲榮，而予用是以爲^(三)辱。他人用是以富貴，而予用是以困窮。苟如是，予之書乃自讒耳。」目曰《讒書》。卷軸無多少^(六)，編次無前後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^(七)，亦多言之一派也^(八)。而今而後，有謂予以嘩自矜者^(九)，則對曰：「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^(一〇)。」

【校記】

(一) 底本無標題，據文鈔本補。

(二) 「爲」，底本原無，據寶抄本、《全唐文紀事》卷一百十八補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本文作於咸通八年正月(八六七)。是年羅隱三十五歲，正月在京師編就《讒書》，直接目的是用於行卷和納省卷，更重要的目的是借行卷宣傳自己的思想觀點。羅隱明知《讒書》對自己的科舉及第之路帶來負面作用，仍然不斷用之行卷。正如羅衮《贈羅隱》所言《讒書》雖盛一名休，「一名」唐人指進士及第，意思是正因為《讒書》，使得羅隱不能及第。咸通八年前羅隱也一直用其中一卷或兩卷行卷、納卷，至本年正月蓋編成四卷，始命名《讒書》，後來不斷有所增補，第五卷文多作於咸通八年之後(第四卷《梅先生碑》亦當爲咸通八年後所作)，爲後來增補。羅隱所有著作皆自作序，本篇自序表明編著《讒書》的目的和書名的含義。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」就是積極揭露和批判世間的所有醜惡和不平。即使此書會給自己帶來羞辱和困窮，也不會因此而逃避現實，充分顯示羅隱積極用世情懷和頑強抗爭精神。原本「讒」的對象是世間人事，却因此而招致困辱，好比自讒，因稱《讒書》。讒：說壞話陷害別

人。此爲憤激之詞，實指批判嘲諷。《莊子·漁父》：「好言人之惡，謂之讒。」

〔二〕江東羅生：羅隱自謂，即「江東生」。羅隱籍貫在餘杭郡新城縣（今杭州富陽新登鎮），故稱。

〔三〕言語：善於辭令，有辯才。

〔四〕殆：困乏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」向注：「疲困之謂也。」

〔五〕丁亥年：唐懿宗咸通八年，即公元八六七。

〔六〕卷軸：指裱好有軸可卷舒的書籍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·書之稱卷》：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：『集賢院御書，經庫皆鈿

白牙軸，朱帶，白牙籤。』蓋隋唐間簡冊已亡，存者止卷軸，故一書又謂之幾軸。韓愈詩：『鄴侯家多書，插架三萬軸。一一懸牙籤，新若手未觸。』三萬軸即三萬卷也。」

〔七〕可以讒者：此指可以抨擊嘲諷的人事。

〔八〕多言：猶言好講閑話，多說。與下文揚子雲之少言寂寞相對而言。《詩·鄭風·將仲子》：「豈敢愛之，畏人之多言。」

仲可懷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」

〔九〕誚：責備。

〔一〇〕揚子雲：西漢文學家揚雄，字子雲。蜀郡成都人。成帝時拜爲郎。王莽篡政被授爲大夫，校書天祿閣。見《漢書·揚雄傳》。寂寞：清靜、恬淡。揚雄曾作《解嘲》，有「是故知玄知默，守道之極；爰清爰靜，遊神之廷；惟寂惟寞，守德之宅」等語。其《逐貧賦》又有「揚子遁世，離俗獨處」之語。唐人多用「揚子寂寞」作爲仕途失意的典故。誑：欺騙。

讒書卷第一

風雨對^(二)

風雨雪霜，天地之所^(一)權也^(二)；山川藪澤^(三)，鬼神之所伏也^(四)。故風雨不時^(五)，則歲有饑饉^(六)；雪霜不時，則人有疾病。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^(七)，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！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^(八)理^(八)，而寄之山川；地之厚不可以自運，而凭之鬼神？

苟祭祀不時，則饑饉作；報應不至^(九)，則疾病生。是鬼神用天地之權^(三)，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^(一〇)。復何歲時爲^{(四)(一一)}？復何人民爲？

是以大道不旁出，懼其弄也^(一二)；大政不聞^(五)下，懼其偷也^(一三)。夫欲何言^(六)！

【校記】

(一)「所」，底本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、屠本、張本、《全唐文》補。

(二)「周」，《全唐文》、張本作「自」。

(三)《唐文粹》、張本、《全唐文》之權「下有」也「字」。

(四)「歲時爲」，張本無「爲」字。

〔五〕「聞」，《唐文粹》、張本、《全唐文》作「問」。

〔六〕「夫欲何言」，張本作「天欲其言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本文通過鬼神假天地之權控制風雨雪霜以撈取私利、殘害人民，影射晚唐宦官專權、藩鎮跋扈，統治者大權旁落的黑暗政治現實，表達了擁護中央、反對重臣擅權的政治主張，以及呼喚「大道」、「大政」復歸的良好願望。文章設喻巧妙，主旨深刻，結構嚴密，言簡意賅，有寓言的特色和匕首標槍的風格，這也是《諷書》許多篇章的共同特點。對：亦稱對策、策對，文體的一種，唐代科舉試策，稱「策問」，舉子答卷陳述自己的見解稱「策對」或「對」。另，先秦兩漢以來有一種「奏對」文體，亦簡稱「對」，與本文略異。

〔二〕 權：權力，此用為動詞，掌握操縱之意。下文「鬼神用天地之權」之權字謂權力。

〔三〕 藪澤：謂水草豐茂彙聚之處。

〔四〕 伏：藏匿，隱蔽。

〔五〕 不時：不按時，不及時。

〔六〕 饑饉：災荒，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。

〔七〕 致：招致，獲得。

〔八〕 得非：莫非是。周理：全面治理。

〔九〕 報應：指祭禱的靈驗。《國語·魯語》：「有虞氏報也。」韋昭注：「報，報德，謂祭也。」

〔一〇〕 為牛羊之本：意謂成為鬼神獲取牛羊祭品的來源。牛羊，祭祀用的牲畜。本，事物賴以生成的基礎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

〔一一〕 復何歲時為：還管年景收成做什麼。歲時：年景，年成。《後漢書·段熲傳》：「歲時豐稔，人無疵疫。」

〔一二〕 大道：正道，指最高的治世原則，包括倫理綱常等。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』」弄：戲弄。

〔一三〕 大政：猶善政。《國語·晉語八》：「以君之明，子爲大政，其何厲之有。」韋昭注：「大政，美大之政。」不聞下：不聞於下，不使下級知道。偷：苟且，怠惰。《說文》：「偷，苟且也。」

蒙叟遺意(一)(二)

上帝既剖混沌氏〔三〕，以支節爲山岳，以腸胃爲江河〔三〕，一旦慮其掀然而興〔四〕，則下無生類矣〔五〕。於是孕銅鐵於山岳〔六〕，淬魚鹽於江河〔二〕〔七〕，俾後人攻取之〔八〕，且將以苦混沌之靈，而致其必不起也。嗚呼！混沌則不起矣〔三〕，而人力殫焉〔九〕。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「遺意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遺志」。

（二）「江河」，張本作「江湖」。

（三）《全唐文》、張本「則不起」前有「氏」字。寶抄本董國華校：「館本則不起下無矣字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本文借補充莊子未盡之意充分發揮想像力，影射晚唐統治者爲專魚、鹽、銅、鐵之利而加重徭役賦稅，從而造成民力耗盡、國運衰頹的局面。表達了輕徭薄賦，與民休息的無爲政治觀和民本思想。蒙叟：即莊子，戰國時宋國蒙（今河南商丘東北）人，故稱。遺意：留下的意旨。據《莊子·應帝王》載，南海之帝儵與北海之帝忽爲報中央之帝混沌之德，爲之鑿七竅，日鑿一竅，七日而

混沌死。表達莊子順應自然、無爲返真、有爲則亡的思想。

〔二〕 上帝：指儻與忽。

〔三〕 「以支節」兩句：這是古代關於天地開闢的神話傳說。傳說盤古死後，左眼爲日，右眼爲月，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岳，血液爲江河，筋脈爲地理。見《繹史》卷一引《五運歷年紀》。支，通「肢」。

〔四〕 掀然：高揚貌。薛用弱《集異記·陳導》：「宅內掀然火起，凡所財物悉盡。」興：起來。

〔五〕 生類：泛指一切生物。

〔六〕 孕：包孕，深藏。

〔七〕 滓：原指液體裏下沉的雜質，此用爲動詞沉澱、潛藏之意。

〔八〕 俾：使。

〔九〕 人力殫焉：人之精力衰竭了。殫：極、盡。

三帝所長〔一〕

堯之時，民樸不可語〔二〕，故堯捨其子而教之〔三〕，澤未周而堯落〔四〕，舜嗣堯理，跡堯以化之〔五〕，澤既周而南狩〔六〕，丹與均果位於民間〔七〕，是化存於外者也。夏后氏得帝位〔八〕，而百姓已偷〔九〕，遂教其子〔一〇〕，是由內而及外者也。

然化於外者，以土階之卑，茅茨之淺〔一一〕，而聲響相接焉〔一二〕。化於內者，有宮室焉，溝洫焉〔一三〕，而威則日嚴矣。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，宮室之後萬民畏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本文通過比較堯、舜、禹三帝所長來談為政之道和君民關係。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民本思想。堯澤未周，舜澤既周，但堯、舜皆屬化存於外者；而夏禹則先教其子，先化於內，由內而及外者。闡明帝王力行節儉、教化，先人民後自家，必受萬民愛戴，先自家後人民，必然造成君民離異和君民對立。旨在抨擊晚唐統治者不顧人民利益，因而不受人民擁護。三帝：指傳說中古代帝王堯、舜、禹。

〔二〕 堯：傳說中的古帝，帝嚳次子，名放勳，號陶唐氏。繼其兄摯為天子，有德政，在位九十八年，禪讓於舜。語：談論，辯論。

〔三〕 其子：堯子名朱，封於丹水，稱丹朱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「堯知子丹朱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於是乃權授舜。」

〔四〕 澤未周而堯落：恩澤沒有遍及堯就死了。澤：恩澤。周，遍及。落：殂落，死亡。《書·舜典》：「二十有八載，帝乃殂落。」

〔五〕 舜嗣堯理：舜繼承了堯治理天下之道。舜：傳說中的古虞帝，姓姚，名重華。初居畎畝之中，唐堯用以攝政三十年，受禪即帝位。其先國於虞，稱有虞氏，號曰舜，史稱虞舜。在帝位三十八年，禪位於禹，南巡崩於蒼梧之野。跡堯：追蹤堯的足跡，即舜繼堯志。跡：因循，追蹤。化：教化。

〔六〕 南狩：猶南巡，此指舜之死。據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「（舜）踐帝位三十九年，南巡狩，崩於蒼梧之野。」

〔七〕 均：舜子，封於商，故曰商均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「舜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乃豫薦禹於天。」

〔八〕 夏后氏：即禹，夏朝開國之君，姓姁，名文命，在位八年，傳位其子啟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「帝禹為夏后而別氏，姓姁氏。」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：「禹於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國號曰夏后，姓姁氏。」

〔九〕 偷：澆薄，不厚道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《讒書·刻嚴陵釣臺》：「今之世，風俗偷薄。」

〔一〇〕 教其子：禹在位注重培養其子啟，禹崩，雖授益，而諸侯皆去益而朝啟，於是，啟即天子位（見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）。

〔一一〕 土階、茅茨：用泥土築的臺階，用茅草蓋的屋頂，形容居室之儉約。《子華子·晏子問黨》：「嬰聞之，堯不以土階爲陋，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，其尚儉之謂歟？」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「堯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。」

〔一二〕 聲響相接：謂上下呼應。聲響：聲音和迴響。《荀子·宥坐》：「若有決行之，其應佚若聲響。」楊倞注：「若聲響，言若響之應聲也。」

〔一三〕 宮室：房屋的統稱，後指宮殿。溝洫：概稱田間通水之道。古田制，十夫有溝，百夫有洫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禹……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」邢昺疏：「溝洫，田間通水之道也。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，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。」

秋蟲賦（一）並序（二）（三）

秋蟲，蜘蛛也。致身網羅間，實腹亦網羅間。愚感其理有得喪，因以言賦之，曰（三）：

物之小兮，迎網而斃，物之大兮，兼網而逝（二）。而（四）網也者（三），繩其小而不繩其大（四）。吾不知爾身之危兮，腹之餒兮。吁！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「賦」，張本作「吟」。

（二）「並序」，底本作「有序」，據《唐文粹》、李抄本、《全唐詩》、寶抄本、張本改。

（三）「因以言賦之曰」，張本無「言」字、「曰」字。《全唐詩》無「曰」字。

（四）《永樂大典》、張本、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無「而」字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本文屬於詠物小賦，以蜘蛛織網捕食爲喻，借蛛網「繩其小而不繩其大」，諷刺晚唐政權體系爲維護其岌岌可危的統治，瘋狂掠奪、殘害弱小平民，却對藩鎮、權臣束手無策，甚至受其致命威脅。最後以蜘蛛「身之危」、「腹之餒」予以警告，表達憤慨。可與卷三《屏賦》參讀。賦：文體的一種。起源於先秦，盛行於兩漢，講究文采、駢偶，必須押韻，平韻仄韻以及換韻均較詩自由，兼具詩歌與散文的性質。

〔二〕 兼網：指把網一同帶走。兼：並，兼併。逝：消失，指跑掉或飛走。

〔三〕 網也者：用網捕物者，謂蜘蛛。

〔四〕 繩：約束，捆縛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諸生皆誦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繩之。」

【集評】

元·耶律鑄《贈御史》：四海嗷嗷屬望聲，繡衣直指下天庭。好將羅隱《秋蟲賦》，自此書爲座右銘。

解武丁夢〔一〕

商之道削也〔二〕，武丁嗣之，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〔三〕，祈於人，則無以爲〔四〕質〔五〕，禱於家，則不知天之歷數〔六〕。厥有左右〔六〕，民心不歸，然後念胥靡之可升〔七〕，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。乃用假夢徵象，以活商命。嗚呼！歷數將去也，人心將解也，說復安能維之者哉〔八〕？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〔九〕，故設權以復之〔一〇〕。唯聖能神，何夢之有？

【校記】

(一) 「爲」底本作「焉」，據《全唐文》改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本文對武丁夢得傳說而使國大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別解，實際上是睿智深刻的解釋，作者認爲，所謂「武丁夢」不過是武丁的謀略，「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」，神靈是不存在的，「唯聖能神」，具有治才的聖人能利用民衆敬畏天神的心理來運作政治謀略，挽救時運。文章實際上針對唐懿宗無治國之才却極端迷信神佛進行諷刺，期盼衰弱的唐王朝能出武丁、傳說這樣的聖君賢相以復興國運。武丁：殷王。殷衰，武丁即位，思復興。夢得聖人傳說，舉以爲相，國大治。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：「帝武丁即位，思復興殷，而未得其佐。三年不言，政事決定於冢宰，以觀國風。武丁夜夢得聖人，名曰說。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，皆非也。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，得說於傅險中。是時說爲胥靡，築於傅險。見於武丁，武丁曰是也。得而與之語，果聖人，舉以爲相，殷國大治。故遂以傅險姓之，號曰傳說。」

(二) 削：衰落。

(三) 圯壞：毀壞，斷絕。圯音匹。《書·堯典》：「方命圯族。」孔傳：「圯，毀。」

(四) 質：詢問，請教。揚雄《太玄經》卷八：「爰質所疑。」

(五) 歷數：天命所歸之數運。古代以爲王位相承與天象運行次序相應。《論語·堯曰》：「堯曰：『咨！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。』」何晏集解：「歷數謂列次也。」邢昺疏：「孔注《尚書》云：『謂天道。』謂天歷運之數。帝王易姓而興，故言歷數謂天道。」朱熹注：「歷數，帝王相繼之次第，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。」

(六) 厥：短，缺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舜在假典，顧省厥遺。」

(七) 胥靡：古代服勞役的刑徒。此指傳說。《呂氏春秋·求人》：「傳說，殷之胥靡也。」高誘注：「胥靡，刑罪之名也。」

可升：可以登相位。《易·習坎》：「天險不可升也。」疏：「升者，登也。」

〔八〕說：指傳說，初隱於傅巖之野，有澗水壞道，說故爲胥靡而版築之，武丁訪得，舉以爲相，殷大治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「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傳說舉於版築之間。」

〔九〕天命：古以天爲神，稱天神的意旨爲天命。此指武丁夢得傳說事。

〔一〇〕權：謀略，權變。復：回答。

救夏商二帝〔一〕

夏之癸〔二〕，商之辛〔三〕，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〔四〕矣。然不知皆當其時〔五〕，則受其弊〔六〕，居其後，則賴其名〔七〕。夫能極善惡之名，皆教比之一端也。善者俾人慕之〔八〕，惡者俾人懼之。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，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。癸與辛，所謂死其身以穴〔九〕過者也〔九〕，極其名以橫惡者也〔一〇〕。故千載之後，百王有聞其名者〔二〕，必縮項掩耳。聞堯舜者，必氣躍心跳。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。而慕之者未必能及，懼之者，庶幾至焉〔三〕。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〔三〕，而桀紂以殘暴爲助。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「爲理」，諸本皆同，雍校本臆增「不」字。

（二）「穴」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排印本作「宀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夏桀與商紂是歷史上兩個有名暴君，歷來都全盤否定，本文別出新意，以獨特的眼光，肯定他們的警世作用。認爲生活在

桀紂時代的人受其弊，後人却能受益於桀紂的惡名，獲得寶貴借鑒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桀紂與堯舜一樣對後世有貢獻。從而告誡晚唐統治者多從桀紂那裏獲得借鑒，不要重蹈覆轍。救：援救，解救，因桀、紂被歷代打進了歷史牢獄，故云。夏商二帝：指夏桀與商紂。

〔二〕 夏之癸：即夏朝末帝履癸，諡號桀，恃勇暴虐，荒淫無度。成湯伐之，敗於鳴條，走死南巢，國亡。

〔三〕 商之辛：即商朝末帝辛，天下謂之紂，好酒淫樂，嬖妲己，厚賦斂，百姓怨望，諸侯多叛，周武王伐之，紂敗走鹿臺，赴火死，國亡。

〔四〕 爲理：猶治理，指治理情況。《舊唐書·憲宗本紀》：「《詔》：爲理之本，在乎安人。」理，即治，唐人避高宗諱，以理代治。

〔五〕 當其時：與他們生活在同時。當：值，在。

〔六〕 受其弊：受害。弊，害處。

〔七〕 賴其名：受益於桀、紂的惡名。謂有所借鑒，不致重蹈覆轍。賴：得益。《戰國策》：「爲魏則益，爲秦則不賴矣。」

〔八〕 俾：使。

〔九〕 穴過：穴藏過失。若作「穴過」，意爲累積過失。「穴」即「冗」。

〔一〇〕 橫惡：橫陳罪惡，集中罪惡。橫：橫陳，充滿。

〔一一〕 百王：歷代帝王。

〔一二〕 庶幾：將近，差不多。

〔一三〕 法天：效法天道。法，效仿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崇效天，卑法地。」

題《神羊圖》^{〔一〕}

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^{〔二〕}，後人圖形像，必使頭角怪異，以表神聖物。噫！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，但以上世淳樸未去，故雖人與獸，皆得相指令^{〔三〕}。及淳樸銷^{〔四〕}壞，則羊有貪很^{〔五〕}性^{〔四〕}，人有刳割心^{〔五〕}。有貪很性，則崇軒大廈不能駐其足矣^{〔六〕}；有刳割心，則雖邪與佞不敢^{〔三〕}舉其角矣。

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。貪很搖其至^{〔四〕}性^{〔七〕}，刀几^{〔五〕}制其初心^{〔八〕}，故不能觸阿諛矣^{〔九〕}。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「銷」，雍校本誤作「消」。

（二）「很」，底本三處皆作「狠」，據《全唐文》、《文粹補遺》改。

（三）「敢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文粹補遺》作「能」。

（四）「至」，李抄本、寶抄本、《全唐文》、《文粹補遺》作「正」。

（五）「几」，《全唐文》、《文粹補遺》作「匕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這是一篇題畫之文，借傳說中專觸佞人之神羊失其本性，變得貪婪不聽使喚，既不敢觸姦，也不能觸姦——已喪失觸姦本性，諷刺晚唐世風日下，朝中無正義之臣。神羊：獬豸的別稱，傳說是一種能以其獨角辨別邪佞的神獸。《晉書·輿服志》：

「或謂獬豸神羊，能觸邪佞。」

〔二〕庭：通「廷」，朝廷。